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韓非子集解

(四)

王先慎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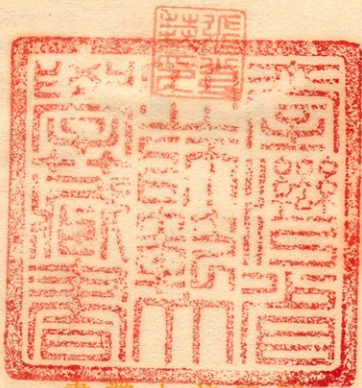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080  
033  
479

解集子非韓

(四)

著慎先王



書叢本基學國

000848

# 韓非子集解

## 卷十六



### 難三第三十八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糲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顧廣圻曰。糲氏論衡非韓篤作糲。是。按。氏是同字。糲當依論衡作糲。字。書無糲字。史記酷吏傳云。

濟南嗣氏。漢書音義云。音小兒。糲病也。卽此姓。龐當是其里也。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民。○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觀作勸。論衡作勸。按此以觀爲是。觀。示

也。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糲氏子。○先慎曰。乾道本無問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問

字。先慎按。論衡亦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顧廣圻曰。之當依論衡作子。先慎曰。論衡嘗作曾。自是之後。君貴子

有問字。今據補。思而賤子服厲伯也。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

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聞善聞姦。俱當賞也。

○先慎曰。乾道本及作力。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力作及。及。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

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

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顧廣圻曰。王當作主。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

倒乎。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先慎曰：獻公一本作獻子，誤。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寶不得

也。○顧廣圻曰：惠寶，當依左傳作涓濱。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寶之難，君令三宿而汝

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惟恐不堪。○先慎曰：乾道本無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惟字，先慎按：左傳亦有今據補。蒲人翟

人，余何有焉。○當時君為蒲翟之人，無臣之分，則何有馮改主。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

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袪之罪，桓公

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先慎曰：乾道本以

字在臣字下，顧廣圻云：今本以字在不字上，先慎按：此當乙，今據改。君不知，則有燕操也。○顧廣圻曰：藏本同。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

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是臣讎而明不能燭。○顧廣圻曰：藏本同。多假之資，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雖

無後嗣，不亦可乎？○王先謙曰：韓子此言，始為楚魏相張儀之類而發。且寺人之言也，直飾。○先慎曰：君令而不貳者，則

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後為貞。○先慎曰：乾道本下後字，作復，拾補上後字

後按：復後互誤，生下當更有生字，先慎按：今本復作後，是也。此言君死後，臣生不愧，如荀息立奚齊，立卓

子之類，而後為貞。若君朝卒而讐立，遂臣事之，非貞也。此與下文語意相承，極為明顯。乾道本藏本誤後

為復，其義遂晦耳。上後字不，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先慎曰：乾道本射作對，虛

人有設桓公隱者。○先慎曰：乾道本連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射。文昭云：對藏本作射，今據改。

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爲治，非其難者也。夫處勢而不能有其有，○先慎曰：乾道本勢作世，盧文弨云：世張本。而悖不去國，云：顧廣圻

今本悖作徒。按悖當作恃。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

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爲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

臣作難，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先慎曰：六微篇。見上。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顧廣圻曰：州讀

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耄老。○先慎曰：乾道本耄老作大臣，誤。改從趙本。庶孽卑句，寵無藉，謂所

寵之人，無借以權勢也。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使

侵害已。○先慎曰：乾道本無使字，盧文弨云：使字脫。張本有今據補。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先慎曰：二后，猶並后也。二

字。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隅君。○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隅作偶，按：隅當作愚。先慎曰：隅偶

者，此隅當作偶。顧說非。此則可謂三難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

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

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先慎曰。趙本其作於。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為

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謂以大夫之業。世賜與為寢也。○先慎曰。注世趙本。盧文弨云。業也。當作菜地。又寢也。當作寢者。故曰。政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葉民有倍心。○先慎曰。乾道本葉作恐。盧文弨云。恐張本作葉。今據改。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先慎曰。乾道本說上有。

誠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誠字。今據刪。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為政。無功者受賞。則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

○先慎曰。乾道本無政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增。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

公之明。○盧文弨曰。紹。凌本作咎。顧廣圻曰。句有誤。孫詒讓曰。紹。紹當作詔。謂詔告之。以尙明之義。紹。紹形聲並相近。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

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不。天下二字。誤甚。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按。不字當作下。形近誤。今本添天字。誤甚。

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為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

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難下有者字。為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

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君。○顧廣圻曰。得當作德。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

起於身也。○顧廣圻曰。罰當作賞。故疾功利於業。○先慎曰。拾補疾作習。盧文弨云。張本。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疾作習。誤。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

有之。○顧廣圻曰。智讀為知。按。此老子第十七章文。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盧文弨曰。張本無民字。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

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

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其心之所謂賢。故三

子得任事。燕子噲。○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子作王。謨。賢子之而非孫卿。○顧廣圻曰：孫卿，荀卿也。其事未詳。故身死爲僂。夫差智太宰嚭而

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

○顧廣圻曰：不自賢，上當脫選字。賢臣當作功。功自徇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

羣臣公正而無私。○先慎曰：乾道本正。作政，今據趙本改。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

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先慎曰：以享厚樂，乾道本作使智（空）之修改。從今本。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

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爲

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爲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

者，謂之貧。○先慎曰：依上文。不，下當有能字。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汙穢

爲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先慎曰：乾道本公上有方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方字。按：句有誤。先慎按：方字衍。然故，卽然也。王引之經傳釋詞。

云：故猶則也。忠臣盡忠於上，與民士竭力於家。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剋於上。○精廉剋已，侈倍景公，非國之患

也。但如上雖修，非國之患也。○先慎曰：但作伊，據趙本改。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

下之謂也。知下明。○顧廣圻曰：也。下當有脫文。此知下明，則云云。哀公之無患也。下文知下明，則則禁於

微，禁於微，則姦無積。○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禁於微。按：此當更有今據補。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



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王渭曰精沐二字疑孫詒讓曰精沐

探又譌作沐與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  
疑當為精悉說文悉詳盡也悉或變作

形近因而致誤。未虧德。形於翰墨。著以為教。一何逆理之甚。其不得死秦獄。未必不由此也。○先慎曰趙本無此注文。盧文昭云張本有。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先慎曰乾道本東作東。顧廣圻云論衡東作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

之。有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顧廣圻曰論衡絞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

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不以法度而用智。故曰多事也。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先慎曰乾道本姦必作必

作姦。必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先慎曰論衡趙本改論衡非韓篇正

論衡政作正。不衡度。量特盡聰明。勞智慮。○先慎曰乾道本盡作毒。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毒作盡。按此以

二字古通。誤。當依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謂若因龍

此訂正。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謂若因龍

因鳳以治羽鳥也。○先慎曰乾道本故下有則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則字。俞樾云故則二字無義。趙本刪

則字。當從之。惟此文有從舊注。屬入者。韓子原文當云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故因物以治物。下衆

而上寡。寡不勝衆。故因人以知人。舊注於上句寡不勝衆云。言智不足以徧知物也。於下句寡不勝衆云。言君不足

以徧知臣也。傳寫誤入正文。而又有錯誤。遂參差而不可讀矣。先慎案俞說是。則字依趙本刪

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

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先慎曰以天

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盧文

曰常張本作警下同。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顧廣圻曰。策下有今。以無能之如

人何亦明矣。先慎曰。說苑敬慎篇亦有疑此脫。左右對曰。甚然。中期伏瑟而對。○先慎曰。各本伏瑟作推琴。顧廣圻云。史記魏世

語中旗伏琴。而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瑟。文各不同。按案隱引此作瑟。是也。推當作馮。馮曰。王之料天下

伏同字。難二篇云。師曠伏琴而笑之。先慎案。御覽四百五十九引作中旗伏瑟。今據改。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伐趙。○先慎曰。各本又率作而從。今據御覽改。說苑亦作又率。灌以晉水城

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

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

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先慎曰。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

之也。或曰。○先慎曰。乾道本通。上今從趙本提行。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

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况孟常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如耳。魏齊。○先慎曰。乾道

文昭云。脫。凌本重今據補。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其不可侵。○先慎曰。下自字。趙本作曰。盧文昭

云曰則強與弱奚其擇焉。○先慎曰：乾道本無則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則字。今據補。夫不能自恃。○先慎曰：乾道本夫不能而問其

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

水灌滅其國。○先慎曰：其拾補作人。盧文弨云：其字譌。先慎案：盧說非。其指韓魏言。即上汾水灌安邑。絳水灌平陽也。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爲飲杯

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未有水人之患也。○先慎曰：乾道本未作畏也。作乎。盧文弨云：凌本秦

按：畏未聲近而譌。未有水人之患。與安有肘足之事。文法一律。今據改。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

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旗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

王也。而爲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盧文弨曰：四字句。則諛也。申子曰：治

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尙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旗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

○先慎曰：乾道本證上有說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下說字。先慎按：說字涉上文而衍。今據刪。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

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曾史之所優也。○先慎曰：優。趙本作慢。古字通用。觀人之所肅。非行情也。○顧

曰：藏本同。今本行作得。誤。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爲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

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慎曰。張榜本衆作重。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

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亡臣而不後君。○顧廣圻曰。藏

字按。當依左傳云。孫子必亡。爲臣而君。衍不後二字。先慎曰。按此相傳當日之語。不同。應各依本書爲是。亡臣卽下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亡臣之亡。讀若忘。孫子自忘已尙爲臣。故與魯君並行而不違。下文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正申亡臣而不後君之說。顧氏依左傳。改本書失本書。悛。愆也。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顧廣圻曰。伐當作代。代之代爲君也。下文盡同。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

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先慎曰。依上文。孫子君於衛。曰。句絕。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

○王先謙曰。臣之君。謂臣變而爲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顧廣圻曰。先

慎曰。命與言通。書大禹謨。咸聽朕命。墨子兼愛篇。下作咸聽朕言。禹謨卽本墨子。改言爲命。可。見古人命言二字相通。此謂穆子不言衛君有失之當亡。而言衛臣有得之必亡。是謂不明。魯不得誅

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臣以亡。○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臣字。誤。按臣當為巨，詎巨同字。其所以亡

其失所以得君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亡其二字。誤。亡句絕下七字為一句。先慎曰：其所以亡謂亡其為臣也。其失所以得君謂失其為臣之禮，故得為其君也。

或曰。○先慎曰：前三篇皆一難。此篇先立一義以難。古人又立一義以自難。前說其文皆出於韓子。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躋也。故非其分

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嶠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先慎曰：乾道

本離作謂。顧廣圻云：湯身易名之。桀怒囚湯於夏臺，已而得釋，以下文受晉例之。當即此事。武身受晉

今本謂作離。今據改。而海內服。趙咺走山。○顧廣圻曰：咺當作宣。左傳：田外僕。○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田下有

見喻老篇。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

齊走而之燕，負傳隨鴟夷。子皮事也。見說林上篇。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

處之也。○趙用賢曰：非必奪君之位，分所當得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

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剋而奔齊。景公禮之。○顧廣圻曰：藏本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

於季孫。○先慎曰：伐。下衍於字。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

或曰。○先慎曰：乾道本。通。上今從。趙本提行。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

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疏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

疏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顧廣圻曰：誅下當有脫文。本云：不使景公加誅於齊之巧臣。而使加誅於拙虎。下文云：不知齊之巧臣。其證也。是鮑文子之

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赦之謂嚴。○先

乾道本。敕上有數字。拾補無。盧文昭云。敕字衍。今據刪。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予弟。○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鄭世家亦云：聖者靈公庶弟。而去疾之兄也。而

魯桓弑兄。五伯兼并。而以桓律人。○先慎曰：桓上當有三字。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魯。

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爲亂也。君明則誅。知陽虎之可以濟亂也。○先慎曰：誅知。趙本作知。誅。誤。誅字句。知下屬。此見微之

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赦之實也。○先慎曰：乾道本。敕上有數字。據拾補刪。則誅陽虎。所以

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

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爲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卽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盧文昭曰：亶

左傳桓十七年。傳作豐。疑此因形。近而譌。下公子圉。傳作達。亦然。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

怒。有怒不行。且舉。怒之。故曰懸怒。懸怒。則臣罪輕。舉以行計。○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臣下有懼字。按：臣罪當作罪臣。此下當重有罪臣輕舉以行計七字。則人主危。故

靈臺之飲。○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先慎曰：乾道本。褚作楮。據趙本改。食鼈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

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

拾補有：盧文昭云：張本無。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故下有曰字。按當有舉字。先慎按：有曰字是今據補。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

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先慎

當作高伯。昭公含怒未發，不得言昭公之報惡。此即難公子圍高伯其為戮乎報惡已甚矣之語。今本皆誤。高伯為昭公文義不可通矣。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報字。顧廣獄之患，故非

在所以誅也。○顧廣圻曰：獄之患，句絕以當作已。以讎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卻，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

起禍。○顧廣圻未詳。吳王誅子胥，而越句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

○先慎曰：乾道本公子公作公父。顧廣圻云：今本公父作子公，誤。先慎按：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

作子公是。上子公弑君與褚師作難對言，是其證。改從今本，事見左傳。而有誅之心，怒之當罪。○先慎曰：乾道本之，今據改。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

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先慎曰：乾道本齊下有故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故。君行之臣。○顧廣圻

字。國語昔齊驕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即其事。今據刪。一猶有後患，况為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為心，是與天下為讎也。則雖為戮，不亦可乎？○先慎

乎下有哉字。盧文昭云：脫。張本有。衛靈公之時。○先慎曰：乾道本無公字。盧文昭云：脫。張本有。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

夢踐矣。○先慎曰：乾道本踐作淺。拾補：公曰：奚夥。○先慎曰：此下當依夢見竈者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

見人主者夢見日。○先慎曰：乾道本闕下無見字，拾補有。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顧廣圻曰：雍鉏，趙策作雍睢，皆音近通借。公篇作雍睢，皆音近通借。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

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顧廣圻曰：未詳。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

煬已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誅而使賢者煬已。○先慎曰：乾道本已有主字，顧廣圻云：今補有己字，無主字，蓋文。昭云：主字非，今據刪。則必危矣。○先慎曰：乾道本必危二字，按依下文是也。今據改。

或曰：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顧廣圻曰：未詳。燕噲賢

子之，非正士也。○先慎曰：乾道本重之字，顧廣圻曰：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賢用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云：藏本不更有之字，是也。今據刪。

賢字誤。下與愛而用之同。○顧廣圻曰：賢誠賢而舉之。○顧廣圻曰：與用所愛異狀。○顧廣圻曰：狀字衍。故楚莊舉叔

孫而霸。○王涓曰：叔孫當作孫叔。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

然哉。○先慎曰：拾補奚下有獨字，距作詎。盧昭云：則侏儒之未見也。○先慎曰：乾道本見上有可字，盧

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顧廣圻曰：日不加知。○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

之字當衍。



日作而使賢者煬己則必危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己必不危矣

卷十七

難勢第四十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先慎曰初學記二御覽十五事類賦三引霽作散而龍蛇與螻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

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盧文弨曰張本賢上有故字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

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

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

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盧文弨曰缶疑正之譌正古正字墨子往往用此顧廣圻曰句有誤俞樾曰缶乃詘字之誤詘闕壞而爲出字又因誤爲缶也上文云

賢人乃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此即勢位足以詘賢者之說趙本作任賢者乃不得其字而臆改不可從也先慎曰俞說是張榜本亦改作任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釋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

○先慎曰乾道本釋作擇拾補擇作釋顧廣圻云當作釋今據改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盧

曰下之字凌本無王先謙曰此與下今雲盛而螻弗能乘也霧釀而蟻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釀霧之勢而

不能乘游者螻蟻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

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以也。其勢四字，先

之勢也。亂天下者也。○盧文弨曰：一本無者字。顧廣圻曰：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

也。○顧廣圻曰：兩已字當有誤。未詳。俞樾曰：兩已字當作人之已，即以勢而言。勢者，賢者用之，則天下

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

天下者多矣。○盧文弨曰：一本無矣字。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

邑，擇人而食之。○先慎曰：乾道本無將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飛上有將字。按之字當衍。先慎按：逸周書寤微篇，正有將字。今據補。彼脫爲字，當依此訂。夫乘不肖人於勢，是

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顧廣圻曰：句當有脫字。高臺一也，深池二

此隨舉二人暴虐之事，非必有四○顧廣圻曰：藏本乘作成。今本四作肆，皆誤。乘當作

行也。炮烙即非桀所爲，顧說太泥。桀紂得乘四行者，○顧廣圻曰：藏本乘作成。今本四作肆，皆誤。乘當作

當作肆，肆行即指盡民○顧廣圻曰：藏本乘作成。今本四作肆，皆誤。乘當作

力傷民性言。顧說非。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先慎曰：言匹夫

亂刑戮隨之也。顧○先慎曰：乾道本暴下有風字。顧廣圻云：今本

氏以一對四言，非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先慎曰：乾道本暴下有風字。顧廣圻云：今本

此謂桀紂得有天下之勢以爲○顧廣圻曰：藏本乘作成。今本四作肆，皆誤。乘當作

之傳翼，所以暴亂之事成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顧廣圻曰：而語專言勢之

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

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先慎曰：乾道本無巧字。顧廣圻云：藏本

車。○先慎曰：治要無位字。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先慎曰：治要

以刑罰爲鞭策，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

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

一而變無數者也。○先慎曰。有自然之勢。○先慎曰。有自然之勢。○先慎曰。有自然之勢。○先慎曰。有自然之勢。勢必於自然。則無爲言於勢矣。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日

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得勢而亂。吾非以堯舜爲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今

本趙本補夫堯舜生而在上位。○先慎曰。乾道本堯作聖。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聖作堯。非也。舜上當有脫

三十二字。夫堯舜生而在上位。○先慎按。顧氏不審上文有三十二字之本。故疑此下脫文。堯舜承上言

堯不當作聖。御覽六百二十四初學記九引並作堯。與藏本今本合。是其證。今據改。初學記

引。夫上有今字。藝文類聚五十二引無舜字。有堯字。蓋堯下脫舜字。然亦足見聖爲堯之誤。雖有十桀紂

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

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

所得設也而已矣。○先慎曰。乾道本無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十一字。顧廣圻云。謂人之所得

之所得設也。而已矣。○先慎曰。乾道本無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十一字。顧廣圻云。謂人之所得

謂人之所得十一字。是今據增上。吾字乃客之誤。當作若客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而來語極明。晰客誤爲吾。遂不可讀。乾

道本因刪去。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十一字耳。顧氏知有缺文。而失於考校。俞氏又強爲之說。而不

慎曰。白孔六帖引陷子之楯。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

何如。作擊子之楯如之何。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

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勢下有與無不禁之勢。此矛盾之說也。夫賢

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先慎曰：是上當有反字。世之治者不絕於中。

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

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

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馱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先慎曰：驥馱並千里。馬乘而分馳。遠背必速。夫棄隱括之

法。○先慎曰：張榜本趙本格作括。公羊何休序云：隱括使就繩墨是也。字當作梧。說文：梧，槩也。從木昏聲。今通用炊窳木之括。文或從括。書太甲往省括于度是也。去度量之數。使奚仲

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

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先慎曰：乾道本無不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不字。今據增。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先慎覽

八百六十三引治作育。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

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盧文弨曰：海字疑衍。先慎曰：海卽游字。誤而覆者。以救中國

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先慎曰：上矣字當衍。善上當有雖字。說林篇：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語句正同。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

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先慎曰：張榜本脫馬字。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

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

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先慎曰：乾道本桀作菜。顧廣圻云：今本桀作菜。今據改。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

兩未之議也。○盧文弨曰：未，張凌本。作末。顧廣圻云：句有誤。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先慎曰：語意明顯。顧

說

問辯第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先慎曰：訟，讀爲誦。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先慎曰：乾道本無上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先慎曰：依上文。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漸沒也。音尖。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先慎曰：張榜本所下脫以字。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先慎曰：殺矢，用諸田獵之。然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先慎曰：見周禮考工記治氏注。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巧，○先慎曰：常下脫儀的二字。外儲說有。說左上篇同。按：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先慎曰：常下脫儀的二字。外儲說有。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巧。○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巧作功。誤。巧與下文拙正相對待。外儲說作巧是其證。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爲之的，穀也。○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巧作功。誤。巧與下文拙正相對待。外儲說作巧是其證。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爲賢，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

之論。○先慎曰：張榜本無。故夫至此十七字。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先慎曰：史記荀卿傳：趙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辨。鄧析子無厚篇：天不能屏勃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爲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讓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成義渠，明將也。○先慎曰：乾道本今作令。拾補作今。盧文

昭云：令字非。今據改。而措於毛伯。○顧廣圻曰：毛當作屯。外儲說右篇云：屯二甲義同。先慎曰：顧說毛當作屯。公孫

非。今據改。而措於毛伯。○顧廣圻曰：文心雕龍書記：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

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

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先慎曰：迄道

拾補臣竊以爲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効之。○先慎曰：乾道本彊作。文昭云：效藏本作効。今據改。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

削亂。秦行商君而富疆。○先慎曰：乾道本彊作。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

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爲先生無取焉。韓子

曰：臣明先生之言矣。○先慎曰：乾道本無臣字。顧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

王之教。○王渭曰：王當作生，下同。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爲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

主，閭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閭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

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貪鄙之爲也。○先慎曰：乾道本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作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盧文昭云：夫字身字，凌本無，顧廣圻云：此

當作知明夫利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乾道本身作科，譌今據改。臣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

之實。○俞樾曰：先王當作先生，卽謂堂谿公也。非諷韓子舍全遂之道而肆危殆之行。故曰：先生有幸臣之意，幸臣猶愛臣也。呂氏春秋至忠篇：王必幸臣與臣之母是也。韓子自謂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

傷仁智之行。若從堂谿公言，則仁智之行傷矣。故曰：然有大傷臣之實。此有字當讀爲又。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與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

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

官，循名而責實。○先慎曰：乾道本責作貴，誤。據張榜本趙本改。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

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盧文昭曰：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

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先慎曰：問。張榜本作或。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

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

姦多。○先慎曰：不一其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先慎曰：道讀爲導，與下使昭

不害則使昭侯用故法前令，其利在新法後令，則使昭後用新法後利在故新相反。○盧文弨曰：前後相

悖。○先慎曰：乾道木悖作勃，顧廣圻云：今木勃作悖，誤。先慎案：說文：悖，下云：亂也。或從心作悖。則申不害

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先慎曰：張榜本用誤利。故託萬乘之勁韓。○先慎曰：萬張榜本趙本作萬。七十年而不

至於霸王者。○顧廣圻曰：七十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

實。○先慎曰：相字淺人所加，此與下連什伍而同其罪對文。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

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

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顧廣圻句絕。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先慎曰：依上文，武王死，昭

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先慎曰：御覽一百九十八引無韓字。五年而秦不益一尺之地。○先慎曰：各本一尺，乃

成其陶邑之封。○先慎曰：各本成，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文乃城其陶邑之封，亦當作成。先慎曰：御覽此亦

作成不誤。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先

張榜本主作其。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

官。○盧文弨曰：不或改雖。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顧廣圻曰：當云：申子未盡於



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先慎曰：乾道本無治字，弗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知下有弗字，治不踰官，謂

之守職也。○可也。先慎曰：張榜本無可字，知而弗言，是謂過也。○先慎曰：乾道本是下有弗字，盧文弨

云：今本無不字，按句有誤，先慎按：不字衍文，下知而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

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即是謂過也。意今據改。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

聽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先慎曰：商君之法曰：日據張榜本趙本改。斬一首者，爵一級，

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先慎曰：乾道本爵二級作一級，據張榜本趙本改。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

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病不至者，齊十三字，空十八字，顧廣圻云：補說詳下。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

有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十三字，空十八字，顧廣圻云：補說詳下。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

能。今治官者，智能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能也二字，顧廣圻云：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

○先慎曰：乾道本無勇力之所加也，以七字，顧廣圻云：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七字，而治智能之官。○先

字，正符七字之數，足見今本之字，非七字也。今據今本補勇力之所加也，以七字，而治智能之官。○先

乾道本拓下有者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者字，此未詳。先慎按者字衍，今據刪。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

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四 ○顧廣圻曰：疑當讀為擬。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先慎曰：乾道本率下無之字，非所謂明也。

○顧廣圻曰：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入方作當，乃誤。按在

其人句。方任於人者也。句。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

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然使郎

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謹兜氏有孤男。三苗有

成駒。桀有侯侈。○顧光圻曰。墨子所染篇云。夏桀染於千辛推哆。又明鬼篇云。推哆大戲主。別兕虎古今

侈哆移皆同字耳。王念孫曰。侯當作佳。形相似而誤。一隸書從佳從侯之字。往往譌潤。說見墨子非命篇爲舌下。墨子所染篇。明鬼篇。並作推哆。晏子諫篇。漢書古今人表。並作推侈。佳與推聲相近。故道作推

也。其爲佳字無疑。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微

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微。○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禪與擅通。莊子。人間世釋文。禪本作擅。是也。說文。擅專也。精微猶精細也。言平日擅專

其主。無毫髮之可間也。亂之以其所好。○先慎曰。投其所禪。本句作擲。是也。說文。擅專也。精微猶精細也。言平日擅專

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先慎曰。趙本。萬作萬。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爲人

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顧廣圻曰。此晉伯陽。當衍此。七友在第七

四。秦顛頡。衛僑如。○顧廣圻曰。未詳。俞樾曰。顛頡。晉人。而係之秦。僑如。魯人。而係之衛。不可曉。且其人亦非如下文所云。伏死窟穴者也。據下文云。若夫齊田桓。宋子罕。魯孫意如。晉僑如。衛

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茶。燕子之。此九人者。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云云。疑魯不季孫意如。晉僑如。當作晉顛頡。魯僑如。而傳寫誤入上文。又移晉字於伯陽之上。遂妄竄入秦字耳。狐不

稽。借釋文。司馬云云。古賢人也。重明。○顧廣圻曰。未詳。董不識友。姚校云。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警。秦不虛

靈甫古今人表上下有維陶續身柏陽東不訾秦不慮顏師古曰維陶以下皆舜之友也身或作耳虛或作字並見尸子上中有方回其靈甫人表未見也此續牙即續身伯陽即柏陽董不識即東不訾其餘或

皆彼之十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

駁異耳○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萃作卑先慎曰萃字不誤說文萃讀若萃萃即穎字穎穎穎也荀子富國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正作萃是其證今本改萃為卑失其義矣則不樂食穀之利夫

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人者曰乾道

本無人字盧文弼○先慎曰乾道云凌本有今據補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民如此道本無民字

顧廣圻云藏本○先慎曰乾道今本有今據補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

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者也見呂氏春秋高誘注云葆太葆官名申又載說宛葆作保古今人表同葆保同

也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盧文弼曰一言而不聽一事而

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從之以威雖身死家破○先慎曰乾道本從作待威雖身作其身雖顧廣圻云今本

威句此如鬻拳諫君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

之若夫齊田恆○先慎曰乾道本齊田作田齊盧文弼○顧廣圻曰未詳先慎

宣衛子南勁○顧廣圻○鄭太宰欣○顧廣圻曰未詳下楚白公周單荼○顧廣圻曰未詳先慎

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顧

曰藏本同今本親作侵誤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先慎曰若夫若夫后

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衰○先慎曰乾道本下作襄拾補作衰范蠡

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為其臣也○盧文弨曰為其疑倒下文此十二人者之為其臣也句法一律明此

脫之字讀當以十字為○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

取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先慎曰立事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為高天泰

山之尊而以其身為壑谷黼洧之卑○顧廣圻曰黼洧未詳王先謙曰爾雅釋文黼古釜字釜洧即釜復

城南俗謂之復陽城非也蓋洧復字類音讀變是其證也洧可讀為復則亦可讀為奠方言釜自關而西

或讀之釜或謂之復明釜復連文此黼洧即釜復之通假字矣黼洧四旁高而中央卑與壑谷地形之卑

相類故並以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黼洧之卑○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主得美名而

為身卑之喻○身受卑名也上文指位言此指名言文復

而義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之○顧廣圻曰

之作伯○顧廣圻曰依下文此周威王所用也今無可考鄭王孫申也先慎曰鄭無王孫王當為公之誤陳公孫寧儀行父荊芋尹申亥先

慎曰趙本芋作芋○顧廣圻曰種吳王孫頌頌維同字也他書頌作維晉陽成泄圻曰依

盧文弨云芋誤隨少師越種干○顧廣圻曰種吳王孫頌頌維同字也他書頌作維晉陽成泄圻曰依

下文智伯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為臣也○顧廣圻曰按上文但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

良以陰闞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為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先慎曰雖破國殺衆不難

為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尙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故

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先慎曰周威公河南桓公揭之子桓公自封少子班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先

慎曰。其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先慎曰。乾道本無公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荆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荆。吳并於

越。智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

主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并

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

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王先謙曰。而下所字當衍。以其害國傷民。敗法類也。○顧

曰。藏本同。今本下有圯字。誤。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囹圄縲縲纏索之中。○盧文弨曰。縲當作縲。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縲作縲。

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賤也。○顧廣圻曰。藏本然下有後字。今本有而字。皆誤。以其能爲可以明法。○顧廣

本今本無爲字。按能字逗。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

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無數以度其臣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上。有夫字。誤。先慎曰。數謂術數。必以其衆人之口斷

之衆之所譽。從而說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爲人臣者。破家殘賸。○趙用賢曰。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

爲譽。○先慎曰。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祿。相字當衍。以相勸也。曰。與我者將利之。○顧廣圻曰。作且。按。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先慎曰。衆歸而民留之。

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爲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假爲諸侯之寵使。○顧廣圻曰。假之

以與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淫說其主。○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侯下有而字。誤。按。句有誤。先慎曰。侯字衍。使諸淫說

其主謂使譎詐之士誦說於主前也。微挾私而公議，所謂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為談者，左右之人也。○先慎曰：如蘇代為齊使燕而使子之重權也。

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內外之於左右，○盧文昭曰：之於二字，或刪去。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

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

說之曰：古之所謂聖君明主者，○先慎曰：乾道本者，上有君字，顧廣圻云：聖君明王句絕，君者上當有脫字。各本奪曰：上者字，連寫於王下，增君字以補其缺耳。而說之者，即謂姦臣之黨與，故下文姦臣聞此，豎然舉耳以為是也。顧氏不知君字為曰字上者字之誤，因讀聖君明王句絕，則疑君者上有脫文，宜矣。

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顧廣圻曰：幼弱二字當衍，其上一也字當作世九字為一句。以其搆黨與聚巷族，偪上弑而求其利也。彼曰

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

情，貪得人之意也。○顧廣圻曰：人字衍。度其行，○顧廣圻曰：三字為一句。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

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

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顧廣圻曰：未詳。先慎曰：呂氏春秋先識覽，衛公子啓方以書

開方始降衛，歸罪於易牙，故云然。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俞樾曰：上文自田成子以下，凡八人，不

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而言故云亦也。先慎曰：此與上不相承。得言六六疑亦字之誤，承上文舜偪堯禹

六當作八人，下當有者字，與上此四王者文法一例，愈說非。姦臣聞此，歷然舉耳以為是也。故內構黨

與外搃巷族，○盧文昭曰：搃張本作搃，先慎曰：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諸

侯之權，矯易其國。○先慎曰：乾道本極矯作權，顧廣圻云：隱正道。○先慎曰：乾道本正道作敦適，顧廣

今本權驕作權，矯按今本是也。改從今本。隱正道。○先慎曰：乾道本正道作敦適，顧廣

作正道是也。正道謂法度，與下私曲對。文上云：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君而取國者衆矣。○先慎

本君上有其字，取上無而字。盧文弨云：而字脫。張本有顧廣圻云：今本無下其字。今據改。然則難之從內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

殺身者，尚皆賢主也。若夫轉身法易位，全衆傳國。○顧廣圻曰：今本無身字，傳作傳。按：句當有誤。未詳。詭

死社稷而言也。故曰：尚皆賢主也。此所謂轉身易位，全衆傳國者。則晉靜公齊康公之類，是以其不能死而反見屈於臣，故曰：最其病也。趙本改傳爲傳，正得其字。惟不知法字之衍，而刪去身字，失之。最其

病也。爲人臣者。○先慎曰：乾道本臣作主。顧廣圻曰：今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

縱慾，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罽弋，夏浮淫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筯灌其口，進退

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

慎曰：史世家敬侯卽位十二年卒。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

臣也。燕君子噲，邵公奭之後也。○先慎曰：趙本邵作召，古字通。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十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鐘石之聲，

內不涇汗池臺榭。○先慎曰：此句衍一字。外不罽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

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

何故也。○先慎曰：何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爲人臣者。○先慎曰：乾道本有

故二字。劉：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爲人臣者。○先慎曰：乾道本有

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狗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  
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顧廣圻曰。疑讀爲擬。下  
文同。又本篇二字互見。而  
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諛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顧廣圻曰。句有誤。王先謙曰。談立二字。疑  
倒。先慎曰。諛當作詭。人君南面。故臣言北面。文行  
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先慎曰。乾道本敢誣作誣。敢  
顧廣圻云。今本作敢誣。今據改。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  
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闕其臣也。○先慎曰。  
適疑作道。  
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  
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  
子而尊小枝。○先慎曰。無孽適子。  
謂無以適子爲孽也。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  
怪也。○先慎曰。君不道。疑物以闕其臣。臣  
不誣情以談說。是謂上無意。下無怪。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 詭使第四十五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  
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  
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先慎曰。拾補與上  
有嘗字。盧文昭云。脫。  
秦本有疑  
當作常。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  
今本有之字。先慎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



設爵位所以為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先慎曰

乾道本無世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慎按。依上下文，當有今據補。法令所以為治也，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並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

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顧廣圻曰：句絕。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

勇夫。○顧廣圻曰：句絕。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

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

以為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慤純信，用心怯言，則謂之窳。○先慎曰：乾道本則作時，據藏本今本改。怯言二字

當為少欲之誤，因少欲二字錯簡在寬惠行德句上。乾道本遂涉下文之字而誤增。藏本以意改為壹者，張趙本改為一者，並非。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

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先慎曰：乾道本聽上有吏字，今據刪。

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寬惠行德，謂之仁。○先慎曰：乾道

本寬上有少欲二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少欲二字。先慎按：少欲二字，當在上用心下誤衍於此。據今本刪。上下文皆四字句，無脫文。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

徒。閒靜安居，謂之有思。○先慎曰：乾道本。損仁逐利，謂之疾。○顧廣圻曰：句絕。險躁反覆，謂之智。○顧廣圻曰：當脫一字。險

躁連讀。下文云：而險躁反覆四字為句。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曰：藏本同。慎曰：佛字衍文。險躁反覆四字為句。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曰：藏本同。

今本本作不。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

不便也。○盧文弨曰：上宜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也。○先慎曰：乾道本迹作近。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近作迹。今據改。又從而尊之，是教下

亂上以爲治也。凡上所治者，刑罰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上字。今有私行義者尊。○顧廣圻曰：私社稷之

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譟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

之所以立者，恭儉聽上。○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儉下有也字。而巖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

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爲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顧廣圻曰：池當作地。俞樾

於不辭，城疑衍文。名之所以成，地之所以廣，兩文相對，不當有城字。蓋即成字之誤，而衍者。今死之孤，飢餓乞於道。○顧廣圻曰：藏本同。而優笑酒徒

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孤，蟲爲順辭

於前者，日賜。○俞樾曰：蟲乃盡之誤。春秋盡牢，春秋繁露竹林篇。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

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先慎曰：廣雅釋詁，御進也。數音

常進也。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爲上治也。而愈疏遠，詔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

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俞樾

即藏匿也。狀與壯通。考工記：臬氏凡鑄金之狀，故書狀作壯是也。壯與莊通。漢書古今人表：柳壯，檀弓作柳莊是也。而藏字說文所無。古書多以藏爲之。藏莊聲近。狀通作莊，則亦可通作臧矣。王先

謙曰：狀即伏字，形近而誤。伏匿。夫陳善田利宅，所以厲戰士也。○先慎曰：乾道本厲，戰士作戰士。卒而斷

二字，見史記范雎傳。俞說迂曲。頭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原下有曠。無宅容身死田畝。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原下有曠。無宅容身死田畝。○顧廣圻曰：今本重身

而奪也。藏本畝作敏。形近而誤。死田畝，卽孟子死溝壑之意。生既無宅，故死於外也。而女妹有色，大臣左

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以善制下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字，拾補善制作擅。制，盧文昭云以字脫。張本有制，藏本作制。

顧廣圻云：制，制字同。所下當有以字。今據張本補。而戰介之士不得職。○顧廣圻曰：而，閉居之士尊顯。先慎曰：乾道本居作官。戰當作耿。顧廣圻云：今本官作居。今

據上以此爲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危位者。○先慎曰：乾道本無危字。盧文昭云：危字脫。秦本有。今據補。必下之不從法

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盧文昭曰：無字衍。顧廣圻曰：二心私學上下文凡五見。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

之用事者過矣上之所以立廉恥者。○先慎曰：乾道本上下有世字。今據刪。所以屬下也。○王念孫曰：屬乃厲。今

士大夫不羞汙泥醜辱而宦。○先慎曰：絕。顧廣圻云：今本無世字。今據刪。所以屬下也。○先慎曰：乾

之字。顧廣圻云：今本無之字。誤。先慎按：顧氏句讀誤耳。此與下誠信所以通威也。句法一律不當有之字。從今本刪。而戰鬪有功之士貧賤而使辟優徒超級名號

○先慎曰：便。上而字衍。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與下先

謀比周雖不法行威利在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與。下先謀雖五字。按：句有誤。未詳。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

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窳路。○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路作處。誤。託伏深慮大者非

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顧廣圻曰：又從而尊之五字爲一句。上下文及此。化之以實是

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盧文昭曰：以求

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

則莫得爲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

則莫得爲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

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措於上。○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措作令。按句有誤。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卷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畏死遠難。○先慎曰：乾道本無遠字。顧廣圻云：今本有遠字。按句有誤。未詳所當作。先慎按：有遠字是難。讀爲患難之難。與下雖犯軍旅之難同。禮記曲禮臨難無苟免。遠難即免難之義。畏死遠難有倖生之心。用以當敵。必不恥降北。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

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顧廣圻曰：牟字有誤。未詳所當作。先慎曰：淮南時則訓高注。牟多也。知讀曰智。僞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傲之民也。○顧廣圻曰：本書亡微篇。有暴傲即此。未知孰是先慎曰：作傲是說詳亡

之士。○盧文昭曰：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先慎曰：依上下字。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

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毅之民也。○王先謙曰：整正毅善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懼之

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先慎曰：明上謂奉揚法令。而世少之曰調讒之民也。此六者。世之所毀也。姦僞無益之

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古者有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爲之。愛棄髮之費。○先慎曰。趙本重愛字。盧文昭云。下愛字。藏本不重。顧廣圻云。必爲之。句絕。今本重愛字。誤。先慎案。必爲之。謂不以損髮而不沐。八。說驚沐者。有棄髮云云。與此意同。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痊者痛。飲藥者苦。爲苦億之故。不彈痊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顧廣圻曰。自此至末。皆當連各本多提行。皆非是。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先慎曰。依下文。子父當作父子。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郅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

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祗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王潤曰。句絕。計之長利也。故父母

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

道。○王先謙曰。如孟子說世道。主不言利。而以仁爲先。是求人主之過於父母之親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今從拾補增。盧文昭云。於字。馮校增。此不熟於論

恩詐而誣也。○顧廣圻曰。職本同。今本恩作思。誤。盧文昭曰。思。張本作恩。故明主不受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主字。顧廣圻云。此當有今據補。聖人之

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顧廣圻曰。句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顧廣圻曰。官官治。○顧

曰。當作民用。官治四字。則國富。國富則兵強。○盧文昭曰。下。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

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貴

之業成矣。○盧文弨曰：致張本作至。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先

大臣盡力從事，雖行危至死無怨。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顧廣圻曰：不字當衍。外儲說右篇云：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此其證也。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

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先

本而作其，誤守者衆以防於未發，罪者重以杜其效尤。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盧文弨曰：者

一作也。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先

萬父母並句絕，父母積愛與吏用威嚴相對成文，不當省父母二字。顧說非，改從今本。吏用威嚴而民聽從。○先

筴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

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盧文弨曰：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

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顧廣圻曰：句子多敗，推愛也。○推

字爲一句。子多善用嚴也。○先今家人之治產也。○顧廣圻曰：藏本相忍以飢寒

○顧廣圻曰：張榜本無故母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饑饉之患。○先

榜本改。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爲道

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顧

曰人字當衍此。學者之言皆曰輕刑此亂亡之術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刑字。顧廣圻云。凡賞罰之必者。仁與法相對也。

勸禁也。○先慎曰乾道本必作心。顧廣圻云。今本心作必誤。王先謙云。必字是上言必於賞罰。卽其證。若作心則不當有者字。改從今本。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

所惡之禁也急。○先慎曰乾道本惡作惠。拾補改。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

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

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顧廣圻曰。藏本也。下更有其欲治又不甚也者八字。皆誤。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

故決賢不肖愚知之美。○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知作智。美作分。按。句有誤。俞樾曰。美乃筴字之誤。上文

誤。今本改美爲分。未得其字。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爲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

治死人也。○俞樾曰。此當作明主之法也。揆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方與下文刑盜非

義不可通矣。道藏本趙本但於所揆也者上加一治字。猶未盡得也。又按揆字未詳何義。據與刑盜對文。疑揆當作殺。古字或以蔡爲之。尙書禹貢二百里。蔡鄭注云。蔡之言殺。是蔡殺聲近義通說。文米部。臣錯

引左傳。蔡蔡叔。今作蔡蔡叔亦其例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

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爲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先慎曰。乾道本刑

藏本同。今本無名字。按。依下文。不當有今據刪。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顧廣圻曰。四字爲一句。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

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

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先

慎曰者字涉上下文而衍。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先慎曰能止所謂重刑者無傷。姦則重刑無傷。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先慎曰乾道本蒙作加盧。故姦必止者也。○先慎曰下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

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先慎曰依上文。民慕其利而傲其罪。○先慎曰傲其罪謂輕易其刑。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

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先慎曰淮南子人閒訓堯戒躓作墳垤山者大故人順之順讀爲慎。垤微

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

民之垤也。是以輕罪之爲民道也。○先慎曰民字不當有此言輕罪之道非欲。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

則可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箴之頌語。○先慎曰頌語猶美語也。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

文昭曰恐疑是怨先慎曰盧說是下不足於用則怨上。故天下大亂此以爲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

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王渭曰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

猶之亂也。○先慎曰乾道本厚上有後字據趙本刪言上雖足民於財用而夫富家之愛子○先慎曰乾

拾補當作富盧文昭拾補當作富盧文昭財貨足用○盧文昭曰財貨足用則輕用道本作貨財據趙本乙輕用則侈泰

云當字譌今據改財貨足用貨張本倒下同財貨足用則輕用道本作貨財據趙本乙輕用則侈泰

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顧廣圻曰

則誤按雖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墮於用力上治儒則肆於爲非○先慎曰乾道本無治字拾補有盧文

當作唯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墮於用力上治儒則肆於爲非○先慎曰乾道本無治字拾補有盧文

則誤按雖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墮於用力上治儒則肆於爲非○先慎曰乾道本無治字拾補有盧文



今據改。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儒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已明矣。○先慎曰：乾道本無已字。

盧文弨云：已字脫。張本有今據補。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爲足民而可以治。○先慎曰：此與下相對。

慎曰：民而當作而民。是以民爲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先慎曰：此與下相對。富有四海之內而

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爲天子。○先慎曰：乾道本爲下有君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君字。今據刪。而桀未必以天子爲足也。

○先慎曰：乾道本以作爲拾補爲作以。盧文弨云：爲字張本無。顧廣圻云：今本必下有以字誤。先慎按：今本以爲兩有非也。張本爲作以是。今據改。則雖足民，何可以爲治也。故明

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

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先慎曰：張榜本帝誤作常。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暗者不知。○先慎曰：盲暗混於寐嘿之中，人莫能辨。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暗盲者窮矣。不

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

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顧廣圻曰：俎字當衍下句同。故

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

爲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爲高。○先慎曰：乾道本任下有者字。顧廣圻云：今本無者字。按依上句不當有今據刪。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

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暗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

之學不談於誣之行不飾矣。

八說第四十七

爲故人行私謂之不棄。○先慎曰：謂不遺故舊。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

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先慎曰：剛材者在下而與上爭故不行其令。行惠取衆謂之得民。

不棄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

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

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使有勢

也。○先慎曰：任人則必使其人有勢可憑藉。智士者未必信也。爲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爲其私急

則君必欺焉。爲智者之不可信也。○先慎曰：爲當作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爲潔其身因惑其智

以愚人之所悞。○先謙曰：王先謙曰：處治事之官而爲其所然。○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爲所字當衍。處治事之官而爲其所然。○先慎曰：此與上而爲其私急對文。明有

其字是。今據補。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君事亂。○先謙曰：承上文言不當有此無術

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下必坐上。決誠以參聽。無門戶。人莫能測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下必坐上

作得議形近之誤。七術篇云：夫不使賤議貴。下必坐上云云。又經云：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聽有門戶則主壅塞。卽此文之證。下必坐上者。商君之告坐也。今本不能讀。輒加改易。謬甚。先慎曰：願說是。張榜本無下

必坐上決誠以七字亦非（七衛篇不當有必字說見彼）

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

者得故愚者不任事

○先慎曰不下當有得字與故智者不得詐欺文一律

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

○先慎曰不任修士使斷事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爲令

○先慎曰先慎曰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能行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能字顧廣

文當有不可以爲法

○顧廣圻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

干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

爲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

立死若木之枯也

華角赴河

○顧廣圻雖賢不可以爲耕戰之

士

○先慎曰乾道本無賢字顧廣圻云今本有賢字按依上文當有今據增

故人主之所察

○先慎曰乾道本無所字拾補有慮智士盡其辯

焉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士下有能字誤盧文弼曰張本無能字

人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

○先慎曰乾道本士下有能字盧文弼云今

本無下能字按

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先慎曰趙

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

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先慎曰而

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王先謙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惰大貴文學以疑

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措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鉞

言國軍異器方楯也言措笏之議干戚之舞與夫方楯鐵鉞不相稱適也○顧廣圻曰適讓爲敵有方未詳舊注全譌孫詒讓曰有方當爲曾矛一倉有音近

矛方形近因而致誤墨子備水篇云二十人一人擅

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盧文弼曰荀子議兵

百里顧廣圻曰奏讀爲湊。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王先謙曰干城距衝。○先謙曰乾道本衝上有衡字。顧廣圻云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卽其義。先謙按荀子強不若堙穴伏糞。○王渭曰強國驚。楊注引糞作彘。按彘國篇楊注引無衡字。今據刪。干荀子注引作平。不若堙穴伏糞。字是見墨子。先謙曰楊注引穴作內。盧

文昭荀子拾補云內穴古多通用。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彘彘互易疑此彘字是與韻協。

故有珧銚而推車者。○先謙曰乾道本道下有推字。顧廣圻皆推政也。○盧文昭曰推當作樞。下同。注卽推

從顧廣圻曰推當作樞。淮南子云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鹽鐵論非鞅云推車之蟬。擗管子之教也。亦當作樞。又鹽鐵論道散不足。世務皆言推車。則作樞字不誤。可證先謙曰推字不誤。管子

禁藏篇云推引銚耨以當劍戟。卽此。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

所本推車謂樞引其車。盧顧說非。○先謙曰乾道本道下有推字。顧廣圻皆推政也。○盧文昭曰推當作樞。下同。先謙

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先謙曰乾道本道下有推字。顧廣圻皆推政也。○盧文昭曰推當作樞。下同。先謙

法正同。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顧廣圻

義見上。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顧廣圻

今本非下。有也字誤。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先謙曰道本也。作難。盧文昭法所以制事。○盧文昭事

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先謙曰乾道本法下有有字。顧廣圻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先謙曰乾道

字顧廣圻云藏本。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顧廣圻曰藏本。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

也。○先謙曰天下無不難之法。無不害之功。但權事之成否。功之多寡耳。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

死傷者軍之乘。○先謙曰乘謂其半也。○先謙曰乘無半義。乘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

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先謙曰見六反篇。廣雅釋詁。除。瘡也。爲人見其難。因釋其業。

是無術之事也。○先慎曰：事當作士。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

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易作益誤。人之

不事衡石者，○盧文弨曰：當提行。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

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先慎曰：乾道本私下有字。案利卽私之誤，而覆者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二文相對，不當多一字。御覽八百三十引正無利字。今

據刪貨賂不行。○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行下有者字。誤。先慎曰：御覽引亦有。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

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爲前。○俞樾曰：愛不可爲前，猶言無前於此者。正見其愛之至也。舊注非是。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

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

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策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欲矣。故

謹於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先慎曰：乾道本則作於。

顧廣圻云：今本於作則。今據改。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顧廣圻曰：暴當作

以仁暴對言。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卽暴之實迹。若義則無憎心，妄殺之事，下暴人在位，與仁人在位比勘，尤其證。此意謂仁人之亡人國，無異於暴者之亡人國也。慈惠則不忍

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

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

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爲能活餓者也。○虛文昭曰：爲能  
本下亦嘗同。先慎曰：乾道本作爲能不誤。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先慎曰：勸字淺不爲能富民者也。○先慎曰：乾道  
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虛聖以說民。○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此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  
主不受也。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顧廣圻曰：簡當作萌。在訟字上。萌誤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

必詳事。○先慎曰：乾道本詳下有盡字。顧廣圻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

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慮愚者之所易。○顧廣圻曰：藏本以責智者之所難。○顧廣圻曰：故智慮不用而

國治也。○先慎曰：乾道本慮下有有力勞二字。盧文昭云：力勞二字凌本故智慮不用而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盧文昭曰：張本下兩句皆無於字。此亦

說非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

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先慎曰：張榜本此下接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

○先慎曰：乾道本之作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驥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

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先慎曰：而猶則也。而有土之君。○先慎曰：趙本土誤作上。盧說人不能利惡人

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已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佞。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輕下曰暴。○孫詒讓曰：驕當作橋。譚橋君

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疆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

之輔。卽此所謂人臣輕上曰橋。此俠與橋皆美名。亂與暴皆惡名。故云。下以受譽。上以得非。若作驕則不

得爲譽矣。橋字又作矯。荀子楊注。橋與矯同。屈也。後忠孝篇云。故烈士內不爲家。亂世絕嗣。而外矯

於君義亦同。先慎曰。五蠹篇。專詆俠驕之無益。人主而爲邦之蠹。則韓非不以俠驕爲美名可知。此下以

受譽指時人而言。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先慎曰。張榜本自有。明主之國。

孫說失本書於指。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而官大也。先慎曰。乾道本者上無臣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重臣者言

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而官爵之官爵受功。與八經篇云。爵祿循功。語意正同。

故有貴臣言不度行。先慎曰。而有僞必誅。故無重臣也。不當作必。八經第四十八。先慎曰。趙本無下八字。盧文弨云。十

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

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

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力不用則君窮乎臣。顧廣圻曰。藏本。故明主之行制也

天不可測也。其用人也鬼如鬼之。天則不非。既高不測。鬼則不困。能困之。勢行教嚴。逆而不違。雖逆天下不

用也。先慎曰。乾道本。毀譽一行而不議。毀譽一行而。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

注。雖誤作誰。據趙本改。天下不敢議。

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顧廣圻曰：句絕。禁誅於私家。○顧廣圻曰：禁誅連文，茲劫弑臣篇云：以禁誅於己也。不害。○先不害，即功罪賞罰必知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功作公。按：句有誤。先慎曰：不害二字當連上爲句。功無害，屬下爲句。故疑有誤。知之道盡矣。

因情一曰收智

二力不敵衆，智不盡物。

○先慎曰：此謂一人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用君之一人之智力，不知任衆而

字衍，又不知當作不如。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在過。○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在作有。先慎曰：在當作任。形近而誤。今本以臆改也。下君

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先慎曰：乾道本人下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之字。今據增。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

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顧廣圻曰：句絕。自取一聽，

則毋墮壑之累。○先慎曰：乾道本無聽字。毋下有道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聽字。無道字。按：自取一聽

句上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兩見此言，君能自取一聽，即不爲。故使之諷諷定而怒。○顧廣圻

臣下所動，自毋墮入臣下谿壑之憂。乾道本錯誤不可讀。改從藏本。今本。故使之諷諷定而怒。○顧廣圻

曰：諷諷也。諷定而怒，即下揆伍必怒意。是以言陳之曰：必有筴籍。○先慎曰：乾道本重成敗二字。是今據改。結

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先慎曰：謀當作論字之誤也。成敗有徵。○先慎曰：乾道本重成敗二字。是今據改。賞罰隨之事



至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神君神則下盡○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君神二字顯廣上文其用人也鬼義取其不可測下盡下則臣上○先慎曰則上衍下字不因君而主道畢矣

主道一曰結智

三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為同者劫○先慎曰趙本以下有異與共事者殺故明主審公私之分審利害

之地姦乃無所乘○先慎曰下審字衍公私之分利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主母

稱制后姬子姓則強庶逼兄弟則公子擅國大臣代主執物者顯賢則虛名掩君○先慎曰弟兄任吏責

倒下文兄弟不侵明此當作兄弟○先慎曰此謂以法任吏以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不令

臣主母不放廢亂輒責於臣○先慎曰此謂以法任吏以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不令

也貳適權籍不失兄弟不侵權柄國籍不失於下也○虛文○先慎曰籍張下不一門大臣不擁不令一門專制

文○先慎曰擁當從土旁先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外內也○先慎曰不下有脫字亂臣有二因

慎○先慎曰權當為擁之誤○先慎曰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

屬上非外曰畏外謂敵國內謂近習○先慎曰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

置諸吏者結誅親暱重帑○顧廣圻曰藏本無結字今本結誅作誅其皆誤○按帑讀為拏下同孫詒讓曰

往有之結誅謂詰其罪而誅之王先謙曰結誅是帑不則外不籍矣○先慎曰籍爵祿循功請者俱罪

誤重帑謂厚幣敵所親暱重賂為反問者則詰而誅之○先慎曰乾道本充○先慎曰充充疑作充○先慎曰充充疑作充

因則姦究之途閉後人誤以塞為充滿故改充為充○先慎曰乾道本充○先慎曰充充疑作充○先慎曰充充疑作充

三節持之。○王先謙曰：襲節猶上言襲級節級。義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

貴帑固也。○以謀多揆任以責失行參必折揆伍必怒即其義。賢者止於質。貪饕化於鎮。姦邪窮於固。忍

不制則下上。○顧廣圻曰：藏本下上作上下。今本作下失皆誤。先慎曰：當作小不除則大誅。即毫末不拔

將尋斧而名實當則徑之。○顧廣圻曰：而上當更有誅字。徑者謂顯誅也。下文乃隱誅之。生者不誅也。害

不然而其讐也。故曰此謂除陰姦也。○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讎。此謂除陰姦也。翳曰詭詭

曰易見功而貴見罪而罰而詭乃止。○先慎曰：乾道本翳作醫。見功作易功。拾補翳字下旁注鑿字。易功

見罰是不翳也。不翳而詭乃止。可證翳曰詭之義。先慎按：俞說是改從拾補。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

不用。○王先謙曰：不為臣下所輕易。父兄賢良播出曰遊禍。其患鄰敵多資。僂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之心

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其患。微幸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踣。○王先謙曰：若齊曰卷禍。孫

論讓曰：卷當作養。謂養成禍亂也。養卷形近誤。其患家隆切殺之難作。○孫論讓曰：隆讀為闕。呂氏春秋察微篇：楚卑梁公舉兵

隆大隆即大闕也。孟子云：鄒與魯闕。孫爽音義引劉熙注云：闕構也。構兵以闕也。說文門部云：闕闕也。

此云家隆即家闕。亦謂私家構兵爭鬪也。隆與闕古音相近。得相通。借古文苑揚雄宗正箴云：昔在夏時

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降與隆聲類亦脫。易不自神曰彈威。不自神則威竭。盡於外。彈威無義。易

同古字通用。彼家降與此家隆事異而義同。脫易不自神曰彈威。不自神則威竭。盡於外。彈威無義。易

其患賊夫。酖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則有劫殺之事。○先慎曰：主下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願

廣圻曰：自此下皆未詳。王先謙曰：國事廢置。生於外則亂。○先慎曰：外謂敵國也。上文外曰畏。是以明主

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王先謙曰：論功於朝廷，取利於敵國。故其國治而敵亂。○先謙曰：乾道本故其作其故。盧文弼曰：張本作故其。顧廣圻云：今本其作是。按句有誤。先慎按：作即亂之道。安就危也。先慎曰：拾補亂下有亡字。盧文弼云：亡藏本作之。並非。故其語已明顯。今據改。即亂之道。○王先謙曰：不當憤而憤。則亂臣起外。若楚伍員之類。不當愛而愛。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則亂臣起內。若吳宰嚭之類。眩不自持。形骸之疾。飲藥致斃。心腹之疾。

起亂 一曰亂起

四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王先謙曰：多猶勝也。賢也。故行參以謀。行參必折。○王先謙曰：用者必折抑之。先慎曰：乾道本折作拆。虛揆伍必怒。不折則瀆。上不怒則相和。○王先謙曰：羣下同。非文。昭云：藏本張本作折。下同。今據改。下同。揆伍必怒。不折則瀆。上不怒則相和。○王先謙曰：羣下同。非折之微。足以知多寡。按：句有誤。先慎按：此謂分別衆謀於極微。始知得失之多少。作微字。是改從今本。怒之前。不及其衆觀聽之勢。○王先謙曰：折怒。其微在比周而賞異也。○盧文弼曰：也字衍。先慎而罪同。○顧廣圻曰：今本毋謂作罰。誤。先慎曰：毋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字衍。諫諍。即上文爵祿循功。請者俱罪。意。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也。○先慎曰：改當作考。形近而誤。澤讀為擇。謂擇守禮記射義。澤者所以擇士也。澤有擇義。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先慎曰：乾其字又相通。曲禮上鄭注：澤或為擇。是其證。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先慎曰：乾願廣圻云：藏本今本官作言。今據改。舉往以悉其前。即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俞樾曰：疏置當作疏置。則握明以問所闡。詭使以絕黷泄。倒言以嘗所疑。○先慎曰：詭使倒言。反以得陰姦。○俞樾曰：論反不對矣。

與倒言相對。傳寫誤也。設諫以綱獨爲。○王渭曰：諫讀爲開。爲讀爲僞。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宣聞以

通未見。作鬪以散朋黨。○王先謙曰：即上。深一以警衆心。曰：乾道本警作敬。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敬作警。

今據。泄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先慎曰：知辟罪以止威。下有罪字。王渭曰：按。句有

誤。先慎曰：辟即避字。既知避罪。則上可以止威。陰使時循以省衰。○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衰作衷。誤。王先

曰：慮我使與外國通比。又逐漸更易以離。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

遣使約其行介。縣令約其辟吏。○盧文弨曰：令郎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

泄則術不行。

### 立道

五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顧廣圻曰：償當作瀆。怒見則威分。○盧文弨曰：則藏本

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先慎曰：上二字互誤。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

失。伍官連縣而鄰謁。過賞失過誅。○先慎曰：失字衍。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

和。○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和當作利。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爲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

必聞矣。

### 參言

六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先慎曰不督其用徒聽其言言之爲物也以多信王

先謙曰言以多而易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信卽三人成市虎義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人言之愈不能決至於千人之言則已以爲不然者亦已○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爲然矣此足上文言之爲物也以多信義顧以爲誤非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心無不○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姦之食上也取資乎衆籍○先慎曰籍讀 信乎辯而以類飾其私○先慎曰信讀曰伸謂辨士

主不壓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先慎曰張榜 故無

用之辯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顧廣圻曰官收當作收官放字當衍即收字之誤耳

十四字而以大說大而誇則窮端○先慎 故姦得而怒○先慎曰而猶則也下誣而罪臣同 無故而不當

而誇爲句非○顧廣圻曰以上皆有誤先慎曰謂非爲他 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

爲誣誣而罪臣○顧廣圻曰以上皆有誤先慎曰謂非爲他 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

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先慎曰聞姦使姦得 博論以內一人○王先謙曰內與 主不智則姦得資

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構論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徵○王先謙曰聞辯言

虛實聞訐言而怒必察其所構之是非又於已衆諫以效智使君自取一以避罪○先慎曰乾道本使上

變之後考論之則毀譽公私皆得其徵驗矣○先慎曰防 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語○盧文

無故字○先慎曰防 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語○盧文

今據刪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先慎曰防 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語○盧文

疑令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語字按句有誤未詳先慎曰今

當作令語字衍言能符於後則爲誠不符則爲謾符猶合也

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必任其一語不得

擅行必合其參故姦無道進矣



七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闇也。上闇無度。則官擅為。官擅為。故奉重無前。奉重無前。則微多。○先

乾道本不重奉重無前四字。顧廣圻云。今本重。今據增。微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王先謙曰。亂功無義。功字當衍。明主之道。取於任

能任事。賢於官。能守官則贊揚之。賞於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勢足

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王先謙曰。民皆力耕。故勢苦不為官擾。故輕官。任事者毋重。○先慎曰。乾

顧廣圻曰。今本也。作者按。依下文當作者。今據改。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

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先慎曰。官輕則民重。刑之煩也。名之繆也。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

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為上。賞譽同軌。非誅俱

行。○先慎曰。非誹字同。此即蒙。上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句。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句。有誤脫。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

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類柄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很觸。○盧文弨曰。很。凌本作狠。而榮於輕

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賅紋之政。務為貨賂。○顧廣圻曰。紋字有誤。未詳所當作。

下同。孫詒讓曰。紋當作納。篆文納作紋。二形相近而誤。納。謂納貨財子女也。國語。鄭語說。褒似云。絃人有獄。而以為入。入納義同。是以法令墮。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賅

紋以疑法。○先慎曰：法下當有令字。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顧廣圻曰：主當作生，王先謙曰：謗主與亂治對文，句義本通，不煩改字。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爲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先慎曰：乾道本盡下有民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民字，按不當有。今據刪。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先慎曰：此下當有脫文。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主威○先慎曰：乾道本脫此二字，今依拾補增。盧文弨曰：末一行脫主威二字。

卷十九

五蠹第四十九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先慎曰：御覽七十八引衆作多，蟲蛇作蝮虺。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

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先慎曰：各本號下無之字，御覽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

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

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先慎曰：舜下脫鯀字。湯武禹

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先慎曰：舜下脫鯀字。湯武禹

當作禹。是以聖人不期修古。在劫世也。不法常可。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可作行誤。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者。慎曰：湯武。

舊本耕下有田字。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四百九十九及八。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

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笑上有所字。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

類也。古者○盧文弨曰：古。似當分段。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婦人作婦女。不

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

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

於亂，堯之王天下也。○盧文弨曰：堯下亦當分段。先慎曰：乾道本也。下有有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有字。按

耳。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三御覽八。十初學記九引並無有字。今據刪。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先慎曰：御覽一百八十八引斲作刮。案：李斯傳

不勤於此矣。似非韓子元文。此下云：古之讓天下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

臣慶之勞，不言逆旅之宿。明韓子無此十字。餘亦煩書不同。當各依本書。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麇裘，

○先慎曰：御覽二十七又八十又六百。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先慎曰：御覽八十引虧

書鈔一百四十三引。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先慎曰：御覽八十

改。李斯傳亦作腋。御覽引作股，無完腋。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先慎曰：以張

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是不足多也。○先慎曰：古張榜本

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



臆臘而相遺以水。谷水難得故節以水相遺也。先慎曰：說文：臆，楚俗以二月祭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

寶也。澤者苦水，故買人功使決寶。先慎曰：庸，張榜本作備。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饑。幼弟可憐，猶不饑之也。先慎曰：意林：御穰歲之

秋疏客必食。補改盧文弨云：饌，張本作穢。疏，意林作過。非疏骨肉愛過客也。顧廣圻云：今本過下有客字。

字按疏下當有客字。先慎按：顧說非。非疏骨肉，御覽意林引同。無多少之心異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客字，下愛過客也。四字改從今本。愛過客，蒙上疏客必食言。過客即疏客。

實作心。先慎按：御覽亦引作心，今據改。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張本之。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

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先慎曰：乾道本無重字。顧廣圻云：今本爭上有重字。按：未詳。先慎按：爭上有重字。是輕辭天子重爭土橐相對為文。土當作士。形近而誤。士與仕同。橐與託通。淮

南修務說林項託漢書董仲舒傳孟康注作項妻。是橐託通用之證。士橐即仕託。古今字。外儲說左上篇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錘。又云：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彼云辭仕託。此云爭仕託。可見仕託之

義。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先慎曰：乾道本文作大。據拾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

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先慎曰：論衡非韓篇作三十二國。荆文王恐其害己也。

舉兵伐徐，遂滅之。盧文弨曰：徐偃王當周穆王時，與楚文王相去遠。譙周據此以駁史，失之。不考。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

其國。是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

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鉞短者及乎敵。先慎曰：乾道本短作短。顧廣圻云：今本短作短。案當作短。今據改。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

短。顧廣圻云：今本短作短。案當作短。今據改。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

德中世遂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驛馬。○先慎曰：淮南汎論訓高注：驛馬突馬也。此不知

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先慎曰：乾道本無稱字。顧廣圻云：今本皆下有稱字。按：句有誤。先

舜此卽儒墨皆稱則視民如父母。○先慎曰：拾補：視民作民。視君三字。盧文弨云：民視二字。舊倒。君字脫。

先王兼愛之證。也。君字不當有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之如父。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母此卽指先王之民而言。張本增君字非也。

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

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君雖厚愛。奚遽不亂。○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父母二字。無君字。愛下

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先慎曰：乾道本下無未字。顧廣圻云：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

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

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

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

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先慎曰：拾補而下有爲字。盧文弨云：張本無顧廣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

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勢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誠上

勢句文義屬上。勢誠易以服人句文義屬下。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

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先慎曰：乾道本務上有勝

字按句有誤。先慎按勝字衍。今據刪。務行仁義四字當重。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先慎曰：乾道本

世作勢。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勢作世。誤。按勢上當脫服字。此必不得之數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

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顧廣圻曰：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

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

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尺曰尋，倍尋

曰常。論衡非韓篇釋誤。鐔金百溢盜跖不掇。金銷闌雖多跖棄而不掇。○先慎曰：論衡溢作鎰。不必害則不釋尋常。

必害手，則不掇百溢。○顧廣圻曰：藏本作搏。李斯列傳引與論衡同。案此當各依本書。不必害，則不釋尋常。

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先慎曰：乾道本固作故。盧文弨云：故張本作固。二字古通。顧廣圻云：今本

謂一而固也。作固是。改從今本。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

然其有功也爵之。○盧文弨曰：然下當有以字與下同。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

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先慎曰：乾道本禁下無也。字。盧文昭云：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也。字。脫。張凌本有與上二句同。今據補。

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有廉隅之人。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先

慎曰：乾道本無被字。顧廣圻云：今本友下有被字。誤。先慎按：知友被辱句與上兄弟被侵相對爲文。不當少一字。改從今本。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

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先慎曰：禮記儒行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

功而尊則謂之賢。○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則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則字。誤。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

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先慎曰：乾道本無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

作弱。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下弱字作荒。今據改。則私行立而功利滅矣。○先慎曰：乾道本公上有功字。顧

當分段。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雖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先慎曰：乾道本生作

有取字。盧文昭云：王張本作生。顧廣圻云：王當作生。今本學下有取字。依下文當有先慎按：盧顧說是。今據改。張榜本諸誤。誅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

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

所譽。○王渭曰：爲一句。下文非所工文學者非所用。○先慎曰：乾道本文上無工字。句有誤。未詳。先慎按：有工字是。上文行仁義者非所譽。與

工文學者非所用。句法一律。明此不當少一字。改從今本。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

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

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

也。○先慎曰：兩父字皆當作母，涉上文而誤。御覽四百九十六引尸子：魯人有孝者，三爲母北，魯人稱之。汪繼培云：此卽卞莊子事。韓詩外傳十及新序義勇篇並云：養母與尸子同。韓子以爲養父，非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先慎曰：

下有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也。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字先慎按：此不當有也字。今據刪。私謂之公。○盧文弨曰：說文引作自營爲人，營環本通用。私當作人，下同。顧廣圻曰：說文又云：公从八从

說。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先慎曰：行當作仁。上文云：行仁義，工文學。此云：修仁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先慎曰：乾道本有上有爲

慎按：爲字衍。今依凌本刪。顧廣圻謂有字衍，非。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特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

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衆。○先慎曰：乾道本游上有於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於字。今據刪。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盧文弨曰：且

謂賢者，下似當分段。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

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先慎曰：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先慎

八百五十四引飽作厭，務作待，肉下有而飽二字。待作須，繡下有而好二字。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

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廣

曰良字當衍上文云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必將貴不欺之士○先慎曰張榜本將作待貴不欺之士者○先慎曰乾道本無貴字顧廣

亦無不欺之術也○顧廣圻曰不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

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先慎曰張榜本無所字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

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

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

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先慎曰乾道本無焉字顧廣

句當有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

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舉

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先慎曰乾道本無愈字

有愈字先慎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言耕者衆○先慎曰乾道本言作民顧廣圻云今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

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先慎曰乾

顯廣圻云今本伐作必按句有誤先慎按無用即上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

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爲事也危○先慎曰舊本無爲字藝文類聚五十五御覽六百七引並有爲字而

民爲之者曰。可得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言談並作談論。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

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

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顧廣圻曰。王當作生。此與下文吏對。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

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

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豐。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

談者爲勢於外。內外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忠作患。誤。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先慎曰。乾道本強弱互易。今據拾補改。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

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

而請兵矣。○先慎曰。乾道本則舉作舉。顧廣圻云。藏本舉則作則。今本委下有地字。按句有誤。俞樾

字皆衍文也。言事大必有事大之實。非空言事大而巳。舉圖而委。效璽而請。皆其實也。所謂舉圖而委者。謂舉地圖而委之。大國故下文云。獻圖則地削也。所謂效璽而請。皆其實也。所謂舉圖而委者。發之也。故下文云。效璽則名卑也。外儲說右。淺人不得其解。於請下增入兵字。殊失本旨。趙用賢本乃於非以小事大。然效璽之事。則同。效璽非請兵。淺人不得其解。於請下增入兵字。殊失本旨。趙用賢本乃於上句委字之下。增地字以配之。諺矣。下文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未字亦衍文。謂救小必有實。小之實。起兵敵大。是其實也。與此文正相對。因涉下文救小未必能存。句而衍未字。遂於事大必有實。句亦增未字。淺人不詳文。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

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

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

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

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

則起兵而敵大矣。○俞樾曰：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有疏。昭曰：有字似不必增。王渭曰：交當作敵。先

慎曰：顧王說是。有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

以外權士官於內。○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土作市。誤。上文云：而卑其士官也。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顧廣圻曰：封土

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聽說於

其臣。○先慎曰：乾道本作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盧文昭云：之下於其二字說下也。字皆衍。凌本無。今據刪。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遊說

之士孰不為用。矰繳之說，而傲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

私之利。○盧文昭曰：平。張本作於。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

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先慎曰：內政之有也。○顧廣

本同。今本有作脩誤。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買。此言多資之易

為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

必智，用於燕者必愚。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期年而舉。○顧廣圻曰：衛雖魏為衡。○顧廣圻曰：半

歲而亡。○先慎曰：全祖望云：六國盡亡而衛尚存。韓子之言謬矣。案六國表：秦莊襄王六年，五國共擊是

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先慎曰：乾道本無嚴字。顧廣圻云：今

字是。今據增。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



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顧廣圻曰內外當互。上文云而事智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政計皆就

安利。如辟危窮。○先慎曰拾補政作故如下旁注皆字。盧文昭云故張本作政皆張本作如與而同。今爲當分段顧廣圻云今本政作故按句有誤先慎按趙本改如爲皆非也政當作自。今爲

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

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

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顧廣圻曰解解同字也。俞樾曰解舍完三字衍文也。事私門而完解舍則私利之所在安得勿就。遠戰則安求得則利與上文窮危相對安對危言利對窮言也。安私安則利之所在當作安利之所在上文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此云安利之所在安得勿就兩文亦相對先慎曰解

舍完三字不當有應增一者字。此下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正有者字。此不當少一字。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遊食

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先慎曰拾補趨作外。盧文紹云趨譌。舊人改先慎按張榜本作減較舊義爲近。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

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先慎曰張榜本無也字。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

過耕戰之士。○盧文昭曰致辱過三字舊作不貴。今從張本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作不貴誤。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

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曰古當作

談上文云言談者爲勢於外。先慎曰五官謂司徒司馬其患御者。○盧文昭曰患疑是串字。爾雅串習也。此猶言近習。俞

五官之禁。○先慎曰五官謂司徒司馬其患御者。○盧文昭曰患疑是串字。爾雅串習也。此猶言近習。俞

者爲勢於外。先慎曰五官謂司徒司馬其患御者。○盧文昭曰患疑是串字。爾雅串習也。此猶言近習。俞

云串本作患是其證也。先慎曰：虛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命說是。張榜本趙本改作近非。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同。顧廣圻曰：藏本。蓄積待時而俸農夫之利。半俸同字也。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第五十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曰：藏本良作梁，按梁良同字也。有孫氏之儒。○顧廣圻曰：孫卿也，難三篇云：燕子。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先慎曰：意林夫。阪園引山仲質云：相夫一本作祖夫案，廣韻二十陌，伯字注云：韓子有伯夫氏墨家流，則古。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先慎曰：相反不同，語意重複，蓋一本作相。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孔墨二字，顧廣圻云：今本不上更有孔墨。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先慎曰：乾道本無後。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先慎曰：乾道本反下無之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之字，按當有，今據增。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

桐棺三寸服喪三月。○盧文昭曰：墨子公孟篇作三日。淮南齊俗篇與此同。先慎曰：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先

慎曰：乾道本世下無主字。盧文昭云：主字脫。據下。儒者破家而葬。先慎曰：北堂書鈔御覽引有賈子而償四字。服喪三年。先

北堂書鈔御覽引服均作執。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

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先慎曰：上有漆雕之儒。此別一人。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

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不辱使人。不鬪。又天論解蔽皆云：宋子曰：見侮人之

志。宋子十八篇。在小說家云：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先慎曰：莊子逍遙遊。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

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釋文：宋榮子。司馬李云：宋國人也。崔云

賢者也。宋榮即宋鈺。榮鈺。偏旁相通。月令：腐草爲螢。呂覽淮南作蚺。榮之爲鈺。猶螢之爲蚺也。設不鬪爭。先慎曰：取不隨仇。不差囹圄。見侮不辱。世主

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

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先慎曰：人

義作儀。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

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先慎曰：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

人相若也。先慎曰：乾道本若作善。下同。俞樾云：善字皆若字之誤。與人相若也。猶曰：鈞是人

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疢禍罪之殃。先慎曰：拾補：改。獨以貧

窮者。非侈則惰也。先慎曰：乾道本惰作墮。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

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先慎曰：乾道本宅作澤。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澤作宅。先慎按：作宅是。今據改。內儲說上篇云：賜之上田上宅。是其證。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民。○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民作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鬪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鬪。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於聽學也。○顧廣圻曰：藏之字。今本於聽。作聽於。皆誤。若是其言。宣布之官。而用其身。○先慎曰：官而張榜。本趙本作而。官誤倒。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盧文弨曰：君字。今本於聽。作聽於。皆誤。澹臺子羽。○盧文弨曰：君字。今本於聽。作聽於。皆誤。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盧文弨曰：人字。藏本無。下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處下有久字。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先慎曰：華下即華陽。事在秦武王三十四年。魏安釐王四年。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先慎曰：先

一本平 誤年。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治不能以必劍。○顯廣圻曰：區，他書又作歐。先慎曰：區，歐古通。周禮司桓氏職文云：凡金

多錫則刃白。考工記：六齊視錫之品數，以爲上下。故治劍必鍛以錫，然色之青黃，仍不能決其劍之利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

也。吻，下當有二字，與視鍛錫句相配，而今奪之。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未塗，則臧獲不疑。驚

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

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

治，王之道也。磬石千里。○盧文弨曰：不可謂富，象人百萬。○盧文弨曰：象人，或作俑，言韓詩外傳四作愚

無後乎，謂其象人而用之也，作象人是。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先慎曰：數當作象人二字，上下文可證。而不可謂富強者，磬不生粟。

○顯廣圻曰：磬，下當有石字。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磬石一貫也。儒俠毋軍

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王先謙曰：顯，而當作而顯。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磬石象人。○顯廣圻曰：禍，知當作知禍，此

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盧文弨曰：故，下似當分段。雖說吾義，吾

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

家無悍虜。○顯廣圻曰：列傳引悍作格。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

人之治國，○盧文弨曰：夫，下當分段。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

得爲非。○先慎曰：乾道本無爲字，顯廣圻云：今本得下有爲字，今據補。一國可使齊，○顯廣圻曰：爲治者用衆而舍寡，同。今本者作也，誤



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

本釋作飾。今本優下有者字。按。句有誤。先慎按。有者字。是釋當作飾。今據增改。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

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郊。○盧文弨曰。者字。舊人刪。顯廣圻曰。者字。當衍。俞樾曰。者字。與古諸通。禮記

諸之也。不道仁義。諸故。即不道仁義之故。與不聽學者之言。兩句相對。諸之互用。古書多有。禮記少儀篇

申之。而拖諸帶。孟子滕文公篇注。諸海注之。江皆是也。大戴記將軍文子篇。道者孝弟說之。以義而觀。諸

體者。與諸並猶之也。顧氏以者爲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盧文弨曰。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

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獨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

腹適。○首病不治。則加痛也。○先慎曰。腹乃復字之譌。素問瘡論。病極則復。復不擗。擗則寢益。謂癰也。顯威

也。○先慎曰。擗字。不見於字書。下作擗。亦後起之字。注作擗。是也。說文。副判也。周禮曰。副。率祭。籥文。作調

今周禮。副亦作調。副。同。古本韓子。作副。或改作副。寫者。又誤。加手旁。校者。又於下文。去刀旁。展轉譌誤

遂不成字。幸注文。猶存真。又案。注威字。當爲擗。剔首。擗。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

之譌。披。彌二字。亦倒下。擗。擗。榜本。趙本作擗。非。剔首。擗。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

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爲酷。修刑重罰。以爲禁邪也。而以

上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爲貪。○先慎曰。乾道本無上字。顯廣圻云。今

文皆有。乾道本。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者。○顯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作境內。教戰陣閱士卒。誤。按境內。必知

脫。從今本增。三。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者。○顯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作境內。教戰陣閱士卒。誤。按境內。必知

介。當作分。分而無私者。制分篇云。宜務分刑。賞爲急。又云。并力疾鬪。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爲暴。此四者所

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云云。是其義。解字。上下當有脫文。并力疾鬪。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爲暴。此四者所

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盧文弨曰。凌本作知之。而夫求聖通之士者。爲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

澹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士者。至治也。七十六字。顧百五十五事。類賦二十五引。並有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二句。是宋本不盡脫也。今據藏本補趙本而民聚瓦石下。并有注云：有以擊禹也。五字。張榜本末句可與作可以。

## 卷二十

### 忠孝第五十一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先慎曰：一本弑作亂。盧文弼云：亂藏本作弑。有曲父。○先慎曰：乾道本父上有於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於下。舜見警。其容造焉。即承曲父言。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王先謙曰：此爲燕子之事而發。湯武爲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先慎曰：乾道本無爲字。盧文弼云：爲字脫藏本有。今據補。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爲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爲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爲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



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王先謙曰：常，上所謂常道也。逆道也。

而天下常以爲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

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造，愁貌也。○先謙曰：造，與蹙通。見孟子萬章篇。孔子曰：當是

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先謙曰：臣，韓非自謂。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

之道也。○先謙曰：拾補本下旁注未。然則有道者，進不得爲臣，主退不得爲父子耶。○先謙曰：乾道本兩

文昭云：得字脫。張凌本有。先謙按：有得字是。今據補。臣主當作主。臣言進不得爲主之臣，退不得爲父之子也。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

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爲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爲

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爲害耳。豈得利焉哉？○盧文昭曰：焉哉二字，舊倒。張本作焉哉。顧廣圻曰：藏本

同。今本焉哉作焉誤。先謙曰：趙本無焉字，據誤本而刪。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

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爲家，退不爲家，是

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爲家，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

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爲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殺之。○先謙曰：依上文。殺，上當有舜字。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

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

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爲家，亂世絕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

肉。施於土地。○先慎曰：施陳也。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徧死而願天也。此皆釋世而不

治是也。世之所為烈士者，雖衆獨行。○王渭曰：雖當作離，四字為一句。取異於人，為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為恬

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教出於無用者。○先慎曰：乾道本教作數，盧文弨云：數，張

是也。今據改。天下謂之察。臣以為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之人。○顧廣圻曰：藏本數作教，案依上文

曰：之人當作人生，屬下讀。上文人生必事君養親，此作人生必必以言論忠信法術。○先慎曰：依上

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

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為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

誹謗其親者也。為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是誹謗其君者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是字，顧廣圻云：

據補：非其親者，知謂之不孝。○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而非其君者，天下賢之。○先慎曰：乾道

本無此字，今據刪。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

於事主者，為忠臣。古者黔首愧密蠢愚。○先慎曰：調音朽，政反，聞也。見漢書故

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僂訶智慧。○先慎曰：調音朽，政反，聞也。見漢書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

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罰不足以禁。

○先慎曰：乾道本無罰字，顧廣圻云：今本不上有罰字，按依上文當補。今據增。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

下爲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二者殆物也。○先慎曰：拾補二字下旁注三字，盧文弨云：三藏本

作二。蓋唯指許由盜跖言。先慎按：二趙本譌作三。下仍作二。不誤。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爲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

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之士，○先慎曰：乾道本，土上無之字。依下文當有。據藏本，今本增顧廣圻云：平當作上。見下文。不可以賞勸也。天下

太平之士，○顧廣圻曰：平當作下。見下文。不可以刑禁也。○先慎曰：乾道本以下有爲字。盧文弨云：以爲字。當衍。今據刪。然爲太上士不設

賞，爲太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言從者曰，○顧廣圻曰：侯字當衍。

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

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顧廣圻曰：句絕。而止五霸不待從橫。○顧廣圻曰：句絕。止

而複誤耳。先慎曰：趙本，止作正。橫下有而。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九字爲一句。

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先慎曰：拾補，威下旁注威字。盧文弨云：威。張本作威。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威作威。誤。所謂貴者，

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

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

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

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先慎曰：趙本當作而。盧文弨云：而。張本作當。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當作而。誤。今勢重

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先慎曰：環讀爲營，說文引本書自營爲私。五蠹篇作自環爲私，與此同，即其證。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先慎曰：趙本主作王。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能之士進。○先慎曰：乾道本賢下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用字，今據刪。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先慎曰：疾下當有於字，此與下務於清潔文正相對。遊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先慎曰：與下或有所賢句相對，孤憤篇正作智。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先慎曰：程量也。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先慎曰：乾道本而作以，改從趙本。昔關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盧文弨曰：張本作支。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鏹。此三子者，爲人臣非不

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危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於愚不肖之患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蔽下有於字。今據補。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飭令第五十三

○盧文弨曰：飭，張本作飾，古通用。顧廣圻曰：此篇皆商子斬令篇文。先慎曰：秦本商子作飭，與此同。

飭令則法不遷。○先慎曰：商子法不遷，作治不留。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先慎曰：售當作害，形近。而誤。商子作害是其證。任

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顧廣圻曰：曲當作由。以五里斷者，王罪如此者，王也。○先慎曰：此謂行法之速也。五里斷，九

里斷，皆對宿治言。舊注非。以九里斷者，強亦能斷，則其國必強。○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周作用按。國無削，宿置也。若委置以刑治，以賞戰，為一句見商子三字。厚祿以周術，句有誤。先慎曰：周術，商子作自伐。國無

姦民，○先慎曰：乾道本作行都之過。顧廣圻云：今本作則都無姦布。○先慎曰：市物多末衆。○顧廣圻曰：震

顯廣圻云：今本作未。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顧廣圻曰：震

案依商子是也。今據改。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顧廣圻曰：震

先慎曰：上爵字當重。商子作官爵亦重是其證。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雖受不多，然當無則不可滿也。○先慎曰：意林毋授官

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顧廣圻曰：成讀為盛。威當作

去強。其國無敵，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塞。○顧廣圻曰：見字當衍有當。此謂以治去治，以

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案兵不攻必當。○顧廣圻

富見商子。朝廷之事。小者不毀。○先慎曰：商子小作少。下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先慎曰：辟言即上

善言也。商子辟作辯。是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

攻。其能勝其害。○王渭曰：此以下皆當依本書用人篇改正。顧廣圻曰：道

負乘宮之責於君。○顧廣圻曰：乘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顧廣圻曰：用人云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

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顧廣圻言此謂易攻。○顧廣圻曰：此五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先慎曰：上愛民即

下以刑。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先慎曰：乾道本民下無不字。顧廣圻云：利出一空者。○顧廣圻

孔。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王先謙曰：平日

臨事又大為。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先慎曰：乾道本至下重至字。顧廣圻云：今本不重者不來。此謂

以刑去刑。○先慎曰：此下當有其國必重至字。按此不當有先慎案。商子亦不重。今據刪。重者不來。此謂

必削。○先慎曰：此下當有其國必削對文。罪重而刑輕。○盧文弨曰：刑輕刑輕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

###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民利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

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顧廣圻曰：喜其亂。藏故

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



適於不可亂之術。先慎按。敵即。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先慎曰。飭令篇辟言。好力者其適之誤。而衍者。據藏本。今本刪。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先慎曰。飭令篇辟言。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先慎曰。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 制分第五十五

夫凡國博君尊者。○顧廣圻曰。夫當作大。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顧廣圻曰。天字當衍。是以君人

者。分爵制祿。則法必嚴以重之。○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制祿作祿制。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

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情上有人字。誤。而好惡者。上之所

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掌好惡以御民力。○先慎曰。乾道本掌作賞。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賞作掌。今據改。事實不宜失矣。○王先謙曰。不

宜乃宜。不。文。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爲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

爲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異以爲分

○先慎曰。乾道本異以作以。異。虛。文。昭云。異以二字。舊倒。今從張本。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

不敢胥賞。○先慎曰。胥與須。古。今。字。須。俟。也。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爲務。是何也。○先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之下。乾道本無也。字。顧廣圻云。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奈何。有道字。按非也。此當衍之字。

今本何下有也。字。今據補。孫詒讓曰。此當云。然則微姦之法奈何。此篇首以法重發端。以下至篇末。法字凡十五見。此去亦即法之

壞字。校者不知其誤。因移著微姦之上。遂不可通矣。微者。臆之借字。說文見部云。臆。司也。墨子迎敵祠篇



云謹微察之亦以微為體與此正同微姦之法謂司察姦人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盧文弼曰規張  
之法也之非衍字藏本今本道字固後人臆增顧校亦未允本闕顧廣圻曰  
規讀為闕與下文互易其情者也句有誤先慎曰微姦之法務令人彼此闕則使相關奈何上當有然字  
察其隱情也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十字為一句顧氏句讀未明故疑誤○顧廣圻曰  
此與上然則微姦之○蓋里相坐而已同里有罪○顧廣圻曰禁尚有連於己者理不得相關○顧廣圻曰惟恐不得  
法奈何句法一律

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闕者多也如此則慎己而闕彼發姦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

先謙曰誅則○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顧廣圻私告任坐使然也○任保也同里相保之人則坐之故  
必刑則連○

先慎曰乾道本注故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則毋過○先慎曰乾道本過  
曰作人則改從今本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則毋過○先慎曰乾道本過  
作過先慎按張本作過是也謂有術之國不用人之譽則毋過過即下過形之於言者難見之過過與適  
形相近乾道本因誤為適趙用賢改則毋過三字為得人之情誤顧廣圻謂適敵同字亦未見作過之本

從而為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圍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  
之辭也

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疇功之循約者難知○王先謙曰疇功謂偏疇不當理者如攘奪增級之  
類循約謂與立功之約相依循故曰姦功虛功也先

慎曰乾道本難作雖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雖作難先慎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盧文弼曰刑舊是以刑  
按難字是下文所謂循約難知即承此而言今據改○校改形本通用

賞惑乎貳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王先謙曰循理不見虛功度情詭乎姦根

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為略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

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僂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實故有所至○盧文弼曰實故舊倒藏

二作貳是也上文云刑賞惑乎貳今本實故作實按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

句有誤王先謙曰容其二字當衍故實是也至字誤

○先慎曰：法定當作釋法。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而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顧廣圻曰：不分當作分不。先慎曰：顧說非。白下脫黑字，用人篇，如黑白矣，皆有黑字，是其證。

000848

師範大學圖書館



B10000848

818000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解集子非韓

冊四

著慎先王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九十國民華中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HAN FEI TZŪ TSI CHIEH

By

WANG SHEN SIEN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師範大學圖書館



B10000848